

论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的思想特色

李志祥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批判理论的“修正”,它以某些现代西方思潮为工具,以“人”作为经济批判的根本视角,以革命意识的形成作为经济批判的主要目标,对发达工业文明的某些经济现象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批判。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03)03-0022-03

On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Economic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LI Zhi-xiang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s a revision of that of Marxism. It takes some modern western trends as its weapons, starts from the angle of human, regards forming revolution consciousness as its aim, and criticizes some new economic phenomena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economic critical theory; Marxism

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想,它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分析理论,因为它产生于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却又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文明持根本否定态度,呼吁一种在质上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独特的社会背景和理论立场之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济批判理论。

一、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修正”马克思主义

几乎所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都在一定的时期承认过,自己的思想曾受益于马克思,是沿袭了马克思的思想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曾或明或暗地“修正”过马克思的思想。这种修正,或有语言上的直露表白,或有行动上的暗渡陈仓。

在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无疑是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最为接近的人。在其经济批判理论中,他承认经济危机,承认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承认阶级斗争,也承认剥削和压迫,这很多东西,都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到过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会说出这样一段话:“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

马克思主义正统。”^{[1](P.47)}这无疑是一种修正,尽管它找到了一个很充足的理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在于其方法,除方法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得到修正。

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地宣扬这种过时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加以修正。霍克海默曾经很认真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虽然对理解社会的内在运动不可或缺,但不再能够去解释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外部关系。”^{[2](序言)}马尔库塞甚至直接否定了剩余价值理论,他说:“技术变化趋于废除作为单独的生产工具、作为‘独立的单位’而出现的机器,这种变化似乎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及其有关剩余价值的创造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机器决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把它自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剩余价值依然是剥削活劳动的结果。机器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具体体现。现在,自动化似乎从根本上改变着死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它造成了生产率‘为众多的机器而不是为个别产量’所决定的趋势。”^{[3](P.28)}弗洛姆则认为马克思严重忽视了人的心理问题:“他没有认识到人身上的非理性力量,这些力量使人害怕自由,也使人产生了渴求权力的贪欲,导致了人的毁灭。与此相反,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寓含着这样的假设:人生来善良,一旦人从桎梏他的经济枷锁中解脱出来,这种善良品质就会自行表现

收稿日期:2003-02-07

作者简介:李志祥(1971—),男,湖北罗田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博士。

万方数据

出来。《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尾——工人‘失掉的只是自己身上的枷锁’——包含心理学上的一个严重错误。工人失掉枷锁的同时也会失掉带着枷锁时形成的那一切非理性的需要和满足。”^{[4](P.214)}

这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公然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是不难理解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马克思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尽管他是以前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为模本来研究的，但那毕竟是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是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它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确实是最发达的。但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生活的年代，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最发达的形式也不再是最发达的了。如著名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巴兰和斯威齐就曾经很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作为十九世纪英国市场关系的统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居于那种地位，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也莫不如此。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的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法知道的市场生产一种统一产品的微不足道部分的小商号，而是生产一个甚至几个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产品的大规模企业，它能控制自己的产品的价格，生产的数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规模。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一度认为只有垄断组织才具有的那种特征。”^{[5](P.10)}时代变迁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会随之变化，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理论上体现出来，自然就是一种“修正”了，或者换一个让那些修正者更愿意接受的说法，那就是“发展”了。只不过，“修正”也好，“发展”也好，究竟到什么程度才没有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给我们揭示了多少真理性的东西。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与现代西方思潮联姻

法兰克福学派结合自己的时代特征，提出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批判理论，其修正的方式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某一种或几种哲学思潮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对马克思进行重新解释的目的。

卢卡奇被人称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首先是“透过在很大程度上由西格尔和麦克斯韦伯决定的方法论眼镜中去观察他”，然后则是“受黑格尔的影响”^{[6](P.238)}。霍克海默呢？尽管阿格尔把他也归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列，但实际上他更多受到了康德的影响。马尔库塞所结合的西方哲学更复杂了，《理性与革命》时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爱欲与文明》时期又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姆的一生则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原因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只看见了个体的无意识，但对社会的无意识十分盲目；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意识到社会行为中的无意识因素，但是他们却出乎意外地不知道评价个体动机。”^{[7](P.129)}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相结合，这与他们自己的哲学渊源有关。法兰克福的学者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是归属于不同的西方哲学流派，是在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而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早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霍克海默早期是一名新康德主义者，马尔库塞则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弗洛姆则是弗洛伊德思想的继承人。在

接受马克思思想的同时，原有的思想必然会发生作用，最后走上将二者相结合的道路。

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相结合，也与第二国际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有关。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完全取消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只剩下冷冰冰的、遵照客观规律运行的“物”。这种思想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它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著作中的人文气息。要纠正第二国际的理论错误，必然要求人们重新发现“人”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意义，而在西方哲学中，有许多流派都保留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重视人，尊重人。这就使得西方哲学从一种“矫枉”的意义上进入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中。

三、将经济批判建立在人的基础上

在将西方不同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经济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突出“人”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无论是早期，还是成熟时期，经济批判始终都有两条线：一条线是“人”，另一条线是“物”，不同时期的区别在于哪一条线占据着主导地位。从“人”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问题在于将“人”变成了“非人”，并且使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合理化；从“物”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事物，资本的实现与资本的前提相互否定。最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这两条线不是分离的，而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连接两条线的中介是工人的物质贫困。马克思所说的“非人”状况具有更多经济贫困的意味，主要体现为由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物质贫困；而物质的否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也就意味着工人陷入更贫困的物质生活。所以这两条线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条线。

在这两条线之间，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历程是由以“人”占据主导地位不断地向以“物”占据主导地位发展。这个发展趋势在第二国际那里走上了极端：“物”的批判成了唯一的批判，“人”的批判则完全消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批判理论则重新恢复了“人”的批判思路。

卢卡奇是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重新关注“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过在他那里，“物”以经济危机的形式仍然占据着整个经济批判理论的基础。自霍克海默往后，关注“人”的这一批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完全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人”的批判成了唯一的批判维度，而“物”的批判则被完全取消。尽管还有不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新时期的经济危机问题，但在重视“人”的法兰克福学派眼里，“物”的批判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在他们的言论中，几乎没有对“经济危机”的论述。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完全放弃“物”，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三十年代以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对殖民的资本输出，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虽然这并不能完全克服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作用。借助这些手段，资本主义社会还能够进行一定的自我调节，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中的意义削弱了。经济危机意义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以经济危机为基础的“物”的批判的地位下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处处

都在讲经济危机,因为那是二十年代的产物,经济危机仍然在严重危胁着资本主义社会;而在三十年代以后,经济危机在理论中的地位就同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一样。

这一点还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经济的认识有关。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在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人在经济中的关系决定着这个人的社会本质,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总体也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经济是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发起点。但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经济并不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经济仅仅只是社会众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是实现人的本质的众多途径中的一个,它并不具有超越其他领域和途径的特殊地位和意义。经济的特殊地位被消解了,立足于经济的物的批判自然也就不再具有特殊的意义了。

四、以革命意识的形成为主要目标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前,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是不会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的;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批判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不是革命的行动,而是革命的精神,批判的精神。

在马克思的经济批判理论中,革命精神很重要,因为思想直接影响着人的行动,但革命精神也很不重要,因为在现实社会里革命精神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受到压迫的人和阶级是自然而然地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这种反抗意识必然会导致受压迫者在压迫不再能忍受时的反抗行为。

这种思想在第二国际时从另一条路上走向歧途。第二国际把经济批判完全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完全受制于客观规律,按照已经被预先决定了的方式发展。“人”在客观经济规律面前无能为力,既不能取消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也不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客观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需要采取行动的,因为即使他采取了行动也没有任何意义;人是不需要有意识的,因为就算他有什么意识也不能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人只是一个看客,他看着人类社会在自己身旁按照自然规律而发生变化;人也只是一个等待者,社会自己解放自己,光明会自己到来,历史会自动地赐福于人。这种理论不需要革命的精神。

即使是在反对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怀疑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卢森堡强调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提出先锋队理论的列宁也只是要求为工人的革命精神建立正确的哲学基础。

霍克海默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改变了这一局面,他们

将“革命精神”、“批判意识”作为首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卢卡奇在这方面只是迈出了一小步,他的“阶级意识”理论尽管很重视无产阶级的思想,但那种思想并不是要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它承认无产阶级已经具有了足够的革命精神,它所唤起的仅仅是一种更为正确的认识。新路是霍克海默开辟的:在他那里,首要的任务是要有反抗的意识,至于如何反抗,反抗后将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倒是其次的事情。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是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的干将: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其单向度性,而弗洛姆所极力谴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自由的逃避。

毫无疑问,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不同于马克思及卢森堡等人,与其时代工人运动的状况紧密相关。在马克思以及第二国际的时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各样的反抗活动不断进行。那时革命所欠缺的不是激情,而是理论。所以,马克思的理论提供的不是激情,而是为这种已有的激情提供正确的理论。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工人运动逐渐衰退,工人的革命激情日益消解,在这种情况下,要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要改变现实社会,首先需要的就是赋予人们以反抗的激情。当然,在新的情况下,这种激情就不可能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而必须为这种激情寻找新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 [德]霍克海默. 批判理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3] [美]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4] [美]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 [5] [美]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6] [匈]卢卡奇. 卢卡奇自传[M]. 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 [7] [美]弗洛姆. 弗洛伊德的使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责任编辑: 寓心